

回首

立夏“称人”

□杨清丽

闽南俗语说:“立夏洗牛犁耙。”意思是立夏时节,忙碌的春耕已经结束,犁耙可以暂时收起来,农人们也迎来难得的休闲时光。过去每到这个时候,我家长辈们收拾好农具,便拉着孩子们称体重。这种名叫“称人”的传统习俗,在闽南一带流传已久,老一辈人常说立夏称过体重,一整个夏天少病少灾。

后来为了给学生们讲解这个习俗,我还特地查阅资料,才知晓立夏“称人”的做法起源于三国时期。据说这个节气过后,天气逐渐变得闷热潮湿,容易让人产生一系列不适症状,也就是民间俗称的“苦夏”。于是到了立夏节气,人们通过称重记数的方法,既了解体重变化、防备身体消瘦,也借此祈求全家人身体健康,可以平安度过炎夏。

过去打算给一家老小称体重,父母会提前将几把不同大小的秤拿出来。有些一年才用一次的秤,杆身积了一层灰,要先擦拭干净才能使用。一听见天井里传来动静,孩子们纷纷围过来,你争我

抢,都想摸一摸那些老秤。每次瞧见有人把秤锤取下来玩,父亲都会赶紧制止:“一官管一印,一锤管一秤,别乱拿,小心放错了位置。”

准备好秤,母亲又从屋里抱来一床棉被,将它塞进一个大箩筐里,使劲压几下,就可以拿一杆秤先给箩筐称重。之后,家里年纪小的几个孩子轮流被父亲抱进箩筐里坐着,用秤一称,减去箩筐的重量,便可以知道孩子的体重是多少。因为有棉被保护着,即使孩子们坐不住,身体动来动去,也不怕被竹刺扎伤。有的孩子爱面子,大人们便默契地不论他们的胖瘦,只是默默记下数字,方便之后做对比。

记得有一次父亲刚提起秤杆,装着弟弟的箩筐晃悠悠地离地,我便迫不及待地凑过去,眼睛紧盯着秤砣顺着秤星来回滑动,之后不等父亲开口,又抢着报出数字,压根忘记要减掉箩筐的重量。见我算错还一脸得意的样子,母亲只得一边忍着笑,一边劝说:“别急,别

急,等你阿爸算清楚再说。”

年纪大些的孩子,称体重时得换上一杆大秤,接着拿一根扁担穿过秤纽,再由两个大人合力抬起秤。称重的孩子则是双手紧紧拉住秤钩,两小腿使劲向上缩,整个人悬空挂着,方能称出准确的体重。其他孩子也跟着凑上前,伸长脖子看秤星,然后争相喊出重量,你一言我一语,生怕比别人慢了一步。待双脚着地了,大孩子还会兴奋地扬起手,展示掌上的勒痕,好似在炫耀获得的勋章。

以前大人们想称重,得用上百斤秤,然后像小孩子一样采用悬挂的方式。若是为家中长辈称体重,要先拿一根粗绳子绑一张矮凳,估算好长度打结,再请长辈坐在凳子上,等他抓紧绳子,两位力气大的晚辈才小心翼翼地抬起秤。记得以前阿公阿嬷

称好体重,孩子们都争先恐后地说吉祥话,一时间,“食百二,行路撵拐仔”(寓意健康长寿,能吃能睡)、“一日笑咪咪,岁寿食百二”(祝愿笑容常在、长命百岁)、“吃到一百岁”等话语在天井上空回荡着,甚是热闹。

如今每到立夏时节,我依旧习惯称一称体重,只是工具换成了电子秤,方便又省事,家里的老秤也已经收起来,很少再用。不过我仍会跟孩子讲以前“称人”的趣事,教他们认识秤杆和秤星,说说过立夏的传统习俗。也告诉他们虽然使用的称重工具变了,但那份盼着一家人健康康、平平安安过夏天的心意,是一直不曾变过的。



爱是心中的火种,不添柴它会熄灭,燃烧过度也会成灰,唯有保持温暖,才能照亮长路。



忽如一夜夏天来

□寇俊杰

春日总让人觉得格外短暂,好似才春暖花开,倒春寒就接踵而至,让人感觉好像冬天不曾走远。甚至快到五月份了,气温有时还在低处徘徊,需要穿上厚衣服才敢出门。谁知有一天,气温忽然直线上升,犹如按下“一键切换”,瞬间变成盛夏的模样。

闽南的春夏交替更是如此,有时突然的降温 and 回暖会让人瞬间经历“冰火两重天”,仿佛一夜之间“穿越”了几个季节,往往昨天还是凄风冷雨,今天就酷热难当;昨天为穿什么衣服御寒而苦恼,今天便要翻箱倒柜寻找短袖薄衣。一切来得猝不及防,让人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霸道强势。

立夏节气一过,城里的热气先一步漫上来。带着潮气的风拂过,路边的树木愈加青翠繁茂,就像我单位门口的那棵榕树,结束了落叶期,新长出来的叶片层层叠叠,把阳光挡得严严实实,正午从树下走过,总觉得分外凉快。街边的水果店把时令水果摆在门口招揽顾客,饱满的果子堆在一起,透着新鲜水灵的气息,光是看着就觉得清爽解腻。但我更青睐开胃的腌制水果,路过时经常忍不住停下脚步,进店买一些带回去解馋。

小区里的凤凰木枝头冒出不少花苞,其中几朵已经按捺不住绽放,墙边的三角梅开得热热闹闹,一旁的几株茉莉也抽出了嫩枝,吐露花骨朵,只等着气温再高些就会陆续开放。明明早晚还有几分凉意,可空气中的湿气、草木的长势、街头巷尾的吃食,都在无声地告诉我,春天已经悄悄走远,夏天真的来了。

对我的父母来说,四季更迭与田地里一茬接一茬的农活息息相关。每年临近夏天,不管气温高低,两位老人总是如期开始忙活,母亲取出竹帘、蒲扇和凉席,仔细将它们清洗晾晒。父亲则搬出收稻谷的农具逐一检查,该上油的地方打上补丁,免得之后农忙时用着不趁手。父亲常说:“天气的冷热不代表什么,夏满芒夏小大暑,节气到了就该干对应的活儿,可不能随意打乱节奏。”

比起现在我喜欢通过手机软件查看天气,推测季节变化,父母更习惯从生活中的细节感知季节交替,比如从井里打上来的水,初春时还冒着些微热气,随着井水渐渐由温变凉,就说明夏天的脚步近了。或是从菜园里瓜果的长势,从早晚露水的轻重,判断时节的更替。父母会借由这些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变化,有条不紊地安排农事,在耕作时也不曾手抖脚乱、束手束脚,每一步都按部就班,从容又踏实。

忽如一夜夏天来,城里的热气骤然攀升,人们的出行节奏仿佛也跟着变快了,而乡下的农事,依旧按着节气的脚步,不慌不忙地缓缓铺展。城里的夏是骤然而至的热闹,乡下的夏是慢慢生长的安稳,看似截然不同,却都在各自的节奏里,顺应着时节自然向前。

陪您出去走走

□郑艳君

周六中午,我正在睡午觉,忽然一阵刺耳的铃声响,顿时将我拉回现实。本不想理会,谁知对方锲而不舍地又再次打来,我只好起身去拿放在书桌上的手机。

定睛一瞧,原来是外公打来的电话,担心发生什么急事,我赶紧按下接听键,怎料呼唤了几声,却没有听见回应,我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。正不知如何是好,终于听见外公开口:“君啊,我刚想起咱们早上没合照,可惜咯。”听着熟悉的缓慢语调,我总算松了一口气,当下又有些哭笑不得,只得劝说:“没事,过几天放假了,我再过去看您,到时想拍几张都行。”

其实这天上午的见面是我一时兴起,本打算去滨海公园赏花,车开到半路时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,我当下决定改变路线,直奔外公家而去。许久没见到我,外公喜出望外,一边拉着我的手,一边念叨着:“还是你乖,想着来看我这个老头子。”自从外公过了八十大寿,家里人便不让他单独出门了。晚辈们忙于工作无暇顾及,平时只能在晚饭后带外公在楼下的中庭散散步,算起来,他有大半年没有离开小区了。或许是因为这样,听说我要带他去附近的公园逛逛,一向内敛的外公格外开心,兴奋之情溢于言表。

我陪着外公慢慢走在公园的石板路上,他走一会儿就要歇一歇,可手却一直紧紧攥着我,仿佛怕我走丢了似的。路过卖糖葫芦的小摊,外公执意要买一串,我打趣说自己已经不是嘴馋的小孩了,他却笑着说:“多大在我这儿都是孩子。”接着他又嘀咕着平时难得得见一面,一定要买点我爱吃的,我听了心里一暖,不再推辞。

公园湖边有一间茶馆,于是我提议去那里歇一会儿,外公听了欣然应允。在靠窗的位置坐下,泡一壶铁观音茶,闻着袅袅茶香,看着时而踏着滑板车飞速经过的孩童,外公脸上漾着少见的轻松笑意,眼神也跟着柔和明亮起来。他抿了一口茶,忍不住感叹道:“这地方的风景真好啊。”其实几年前,我就带外公来过这个公园,也在这间茶馆喝过茶,只是现在的他记忆力越来越差,早已忘记自己曾来过这里,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很新鲜。

天伦



一墙凌霄花

□吴子悠

年夏天去江南旅行,偶然路过一座老宅子,里面已经无人居住,院子看起来有些破败,反倒是一株凌霄长得极好,它的藤蔓爬上屋檐,又从屋脊上垂下来,开得满墙都是。我站在那满壁的花影下,忽然觉得这花真是倔强,老宅空了,它不空;院子荒了,它不荒。这么旺盛的生命力,着实让人过目难忘。

后来再看凌霄花,才渐渐悟出了它的美。这种花的花冠呈漏斗状,外面是橙红色,里面颜色略深,靠近喉部则是朱红色。凌霄花开是成簇的,一簇通常有十几朵,花儿从藤蔓的顶端垂下来,叶片边缘还有锯齿,从远处看,红花绿叶相映成趣,甚是漂亮。五月的日头渐渐烈了,不同于一些花变得蔫头耷脑的,凌霄反而愈有精神,往往太阳越晒,长得越有生气。这种植物的花期还很长,通常能从五月一直开到深秋。

我原先不大喜欢凌霄花,读舒婷的诗时觉得这花是“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”,心里对这花还有了偏见。后来看到《诗经》中写的“苕之华,芸其黄矣”,知道了“苕”就是凌霄,才晓得这花自古就有,并不是什么攀附取巧的俗物。又读了宋代诗人贾昌朝专门为凌霄写的诗:“披云似有凌霄志,向日宁无捧日心。珍重青松好依托,直从平地起千寻。”我很是喜欢,也因此对凌霄花多了几分好奇,不再只凭着几句诗文就容易下判断。

真正让我对凌霄花改观的,是有一

天夏天去江南旅行,偶然路过一座老宅子,里面已经无人居住,院子看起来有些破败,反倒是一株凌霄长得极好,它的藤蔓爬上屋檐,又从屋脊上垂下来,开得满墙都是。我站在那满壁的花影下,忽然觉得这花真是倔强,老宅空了,它不空;院子荒了,它不荒。这么旺盛的生命力,着实让人过目难忘。

后来再看凌霄花,才渐渐悟出了它的美。这种花的花冠呈漏斗状,外面是橙红色,里面颜色略深,靠近喉部则是朱红色。凌霄花开是成簇的,一簇通常有十几朵,花儿从藤蔓的顶端垂下来,叶片边缘还有锯齿,从远处看,红花绿叶相映成趣,甚是漂亮。五月的日头渐渐烈了,不同于一些花变得蔫头耷脑的,凌霄反而愈有精神,往往太阳越晒,长得越有生气。这种植物的花期还很长,通常能从五月一直开到深秋。

我住的小区里,有户住一楼的人家也在院墙边种了一架凌霄,主人是一位退休的老先生,每到花期,他经常坐在花架下喝茶,有时见我经过,还会热情地招呼我进院子喝茶。有一回

我同他聊天,问起凌霄好种吗?老先生点点头,说:“好种,随便剪一枝插在土里,它就活了。头两年看着不起眼,到了第三年,你就管不住它了。它那个脚须,抓着墙就不放,你想拽都拽不下来。”抬头看了一眼那片红花,他又接着说:“这花也挺任性,不挑地方,不挑水土,给点阳光雨露,就一门心思往上长、拼命开。”我当下来了兴致,向老先生讨了几根枝条,打算回家试着栽种。可惜我没掌握好浇水的分寸,那些枝条最后都枯了,也让我在家赏凌霄的愿望落空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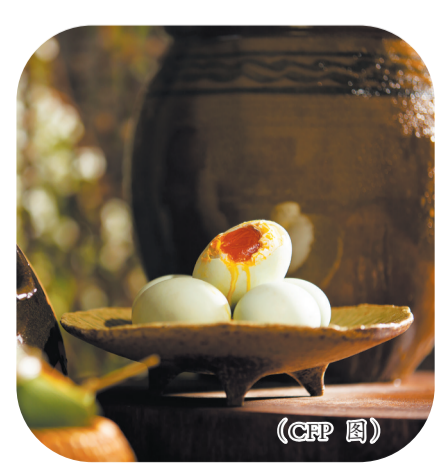
凌霄不高攀,只是朝天上长,从前我觉得这花总靠着墙和别的东西往上长,少了点骨气。现在再看,它不过是顺着自己的长势,贴着墙、绕着枝,一节一节往上爬,开到哪儿,就把一片热闹留在那儿。



(CRP图)

腌咸鸭蛋

□张宏宇



(CRP图)

饱满,正好适合拿来腌制。

每年到了春末,母亲都会把家里的那口陶缸刷洗干净,再放在日头下晾干。入夏后把家里鸭子下的蛋收集起来,又去厝边头尾买一些添补,接着从中挑选出个头大且匀称的鸭蛋,就可以放进水里清洗。洗干净后的鸭蛋得用抹布擦干,记得母亲说过,鸭蛋壳上如果残留水分,不仅腌制后容易变质,口感也不好。

腌咸鸭蛋用的是黄泥,它通常是去年冬天提前从地里挖的,之后埋在屋后的阴凉处。初夏迎来几场雨,趁着土面变得湿润,母亲便赶紧把黄泥挖出来,砸碎后筛去小石子,再倒进盆里,接着加入盐、白酒、花椒和水一起搅拌。原本干硬的泥块变成不稀不稠的质地,就能拿来裹鸭蛋了。

母亲通常是一手拿一个蛋,把它放进泥里轻轻滚一圈,让蛋壳均匀附着一层泥。滚好的鸭蛋放进缸里,得一层一层码

整齐,等缸填满了,再把剩下的泥倒进去,直至缝隙都填满封实。拿盖子封住缸口,还要在边缘糊一层黄泥,不让一丝空气漏进去缸里。等到开缸那天,往往一揭开盖子,浓郁的咸香立马扑鼻而来,这时的鸭蛋壳不像新鲜时那样光滑,大多呈现淡淡的青色。

腌好的鸭蛋,还要放入锅里煮。母亲总说这个步骤更有讲究,鸭蛋得冷水下锅,要用小火慢煮,等水烧开了,再继续煮七八分钟后捞出来,再用凉水浸泡一会儿,一个环节都不能缺。这样煮出来的咸鸭蛋,蛋清嫩滑,蛋黄油润,吃起来绵软又带着沙沙的口感,一口下去,香得让人说不出话来。

稀饭配咸鸭蛋,是我最喜欢的早餐搭配。小时候性子急,我经常三两口便把一颗咸鸭蛋吃完,眼瞅着还有半碗稀饭,只得就着咸菜一起吃。长大一些有了耐性,我便把一部分咸蛋黄留到最后,直到稀饭吃

完,再一口吞下蛋黄,那感觉别提多美了。

父亲平时小酌一杯,也拿咸鸭蛋下酒。但他不是挖着吃,而是把蛋壳剥掉,再将整颗咸鸭蛋分切成四瓣,之后抿一口酒,再夹一瓣咬一口。我曾问父亲:“咸鸭蛋配酒,滋味好吗?”他点点头,说这菜不抢酒味。那时的我听不懂,长大后才明白这话的意思是酒有酒味,菜有菜味,真正的好菜不压住酒味,反倒能衬得酒香更醇厚,而咸鸭蛋正是这样的菜。

不久前回家,看见母亲又搬出那口陶缸准备腌咸鸭蛋,我蹲在旁边看她麻利地用黄泥裹鸭蛋,又将它们一颗颗码进缸里,即使年纪大了,她的动作依旧很稳。母亲一如往常腌制了一大缸咸鸭蛋,说是做好了一部分留着自家人吃,一部分寄给住在其他城市的亲戚尝尝。我赶紧交代要多留些,等我下次回来带走,毕竟这咸鸭蛋的味道,是别处买不到的,也是怎么都吃不够的家的味道。

食事



作家笔下的春去夏来

●那春天的灵秀之气经过半年的积蓄,这时已酿成一种磅礴之势,在田野上滚动,在天地间升腾。夏天到了。
——梁衡《夏感》

●立夏,很平易,没有那么多的讲究。绚烂的春花开过了,飞天的柳絮飘过了,夏天来了。
——肖复兴《立夏:节气接上地气》

●当春尽夏初,我眼看见新桐初乳的光景。那些嫩黄的小叶子一簇簇地顶在秃枝头上,好像一堂树灯,又好像小学生的剪贴图案,布置均匀而带幼稚气。
——丰子恺《梧桐树》

●初夏的雨总没来由地地下着,这时,竟有一些愉快的心情,好像心也被雨湿润了。
——林清玄《季节十二帖·五月小满》

●因为春来也无信,春去也无踪,眼睛一眨,在北平市内,春光就会得同飞马似的溜过。
——郁达夫《北平的四季》

